

〔俄〕 *Muxaun*

米哈伊尔·韦勒 / 著

少校奇遇

朱立人 焦广田 于宝林 / 译

Shao

文秉勋 / 校

Xi Qi Yu



独家
出版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WENYICHUBANSHE

I512.4

M655



Shao
XiaoQiYu
Muxaun

〔俄〕米哈伊尔·韦勒 / 著

少校奇遇

▲朱立天 焦广田 于宝林 / ◆译

文秉勋 / 校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WENYICHUBANSHE

· 890025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少校奇遇/(俄)米哈伊尔·韦勒著;朱立人,焦广田,于宝林译.—天津:百花文艺出版社,2001

ISBN 7-5306-3227-2

I. 少… II. ①韦…②朱…③焦…④于…
III. 长篇小说—俄罗斯—现代 IV. 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60094 号

少校奇遇

(俄)米哈伊尔·韦勒

朱立人 焦广田 于宝林译

(本书专有中文出版权由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代理,

经过俄罗斯著作权协会为百花文艺出版社取得)

天津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

图字:02-96-386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

邮编:300020

e-mail: bhpubl@publicl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7312757 邮购部电话:(022)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永清县第一胶印厂印刷

※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2.125 插页 2 字数 272 千字

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5000 册

定价:20.00 元

“行汝所当行，后事任其生”。

——侠士箴言

“希望寄于上帝，力量存乎手中。”

——马泽帕^①剑铭

① 马泽帕(约 1644 ~ 1709),乌克兰的哥萨克首领。——译注

目 录

引子	为所欲为	1
一	生命之线	24
二	何为蹇运？如何抗争？	43
三	丑姑娘	76
四	皇帝游戏	106
五	醒酒所	134
六	悉听尊便	171
七	侦探小说	215
八	我们会活着，我们不会死 ...	262
	不是尾声——永恒的问题	342

引子 为所欲为

“廖尼亚，你对改革一点儿也不感兴趣，”妻子在报纸堆下面责备他。这时候，电视里报导从方方面面的事情，包括氧气匮乏问题在内，都预示着列宁格勒的灾难。

“对！”兹维亚金冷淡地同意道，“我对改革根本没有兴趣。”他一页接一页地翻阅完一本猫画册，这是现在已不存在的民主德国出版的。“长茸毛暹罗猫与短毛暹罗猫相比有什么区别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你这个人不问政治！”妻子忿然作出定论。

“我就是不问政治。”兹维亚金欣赏着猫的照片，稍稍点头道。

“报纸上写道……”

“我知道报纸上写的都是些什么东西。”

“那是什么呀？”

“就是那老一套呗。”

“究竟是什么呢？”

“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东西。什么联盟要崩溃啦，经济陷入瘫痪啦；什么货车也没人卸呀，代表们贪污受贿啦；过去是凄凄惨惨，未来又一片黑暗啦。哼，这样的集体神经病，我压根

儿就不喜欢!”

“那你喜欢什么呀?”妻子感兴趣地问。

“喜欢令人觉得有趣的事,喜欢治病救人。前者源于秉性,后者出自职业。”

“瞧,这件事你还不觉得有趣吗?!”她以有20年工龄的教师所特有的语调,开始念一则消息:一生拷打折磨过许多人的刽子手瓦维洛夫现在领到养老金,过着平静顺心的生活。

“我想杀死他!”这是出现在门口的女儿银铃一般的青春的声音,她说话痛快直爽、清楚明白。

“嗯——是吗?”兹维亚金打了一个呵欠。“你怎么杀死他呢?”

“我毙了他!”

“用什么?用化妆品吗?”

一家子围绕犯罪和惩罚的话题争论起来;而且这一家庭中的丈夫和父亲愈是温厚慈爱、随和谦让,那女性的半边天就愈富有挑衅性和不调和性。

“可以这样想,你没有穿过军官服!”

“人家发给什么我就穿什么。”

“对人们的痛苦你如此麻木不仁,漠不关心,怎么能当医生呢!”

“轻轻松松,无忧无虑,最重要的嘛——就是美美地睡足了觉。”兹维亚金起身离开心爱的沙发,走进卧室,随后喊了一声,“现在,我专候妻子大驾光临!”

早晨,他悄悄地很快起床(活动活动筋骨洗了个淋浴,喝咖啡;又是星期天,家里人还都在酣睡),翻了翻报纸,一目十行地看了一篇不久前的评论文章,稍加思考,眼睛里露出抑郁的微

笑。

如果星期天赶上月中，天气又很好，急救站里的人就希望少发生交通事故，让紧张的身心稍微松弛。况且，固定的休息时间里，需要急救的人很少。急救站里的人就闲扯起来，扯来扯去，也就厌烦了：

“‘商场’里的保加利亚烟3个卢布1盒，还总是……”

“全市几乎发生了一百起食用这种乌兹别克葡萄中毒的事件。”

“连食品供应都划归政治信仰斗争的框框里了！……”

“我什么都明白，可就是搞不通为什么各处都没有帽子……！”

“更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是：汽油没有了，可是交通事故却多了……”

兹维亚金他们应呼救出车。司机把音乐磁带插入放音机。医士在后车座里打盹儿，他很年轻；尽管现在酒奇缺，昨天星期六晚上，他显然还是喝多了；这位年轻的医士还缺少女人，按理说性欲这种事儿，谢天谢地，倒不会有什么危险。

“格里沙，”兹维亚金转过头来，“你知道不知道旧时候有个说法：一个医生在没有把病人填满公墓之前，他就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医生？”

“怪不得公墓去还排队哩，”格里沙应声道。“这还是医生太少了。”

兹维亚金沉默片刻，令人不十分明白地回答：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。”

“还有自己的时间。”

“完全正确。”司机说。

他们的车发出尖厉的叫声，急转弯到了奥赫京斯基桥上。

“从国家安全部门离职的时候，他们改了姓。”兹维亚金说，可是实际上他没有说出，只是想了想罢了。任何多余的话对于我们都没有什么意义。

他做完工作，回到站里，咕咚一声坐到窗边压破了的安乐椅上，两腿伸直，搭在一起：“行动的基础是什么？——计划。计划的基础是什么？——信息。信息的基础是什么？——接合部的泄漏。容易受影响的那部分人是谁？——顾客。优秀的顾客是谁——自然是女人啰。那好吧，少校，让我们现在就对自己丰富而尘封的记忆进行考古发掘吧。”

仅仅过了一昼夜，在家里，他在饱满如长面包、沉重似手榴弹一般的笔记簿里选中一页，拨了一个电话号码：

“是塔季扬娜·伊里伊尼奇娜吗？我是兹维亚金大夫。身体好吧？这是当然的啦……毫无疑问，我们会得到的……不，随便，没什么，什么也不要。我从来不拒绝喝茶。有空。明天7点钟。好，就这样吧。”

他打口哨吹起《土耳其进行曲》，又挂了一个电话：

“喂，是萨沙吗？我有件事。是的，你有一次谈到过……当然不是打电话说的。那干吗要推迟呢？”

他又打了两个电话，然后双手插进衣兜里，在地毯上来回踱步，心满意足地哼着小曲儿，后来扯起尖锐响亮的嗓子，冷淡无情地埋怨唠叨。

“我不会参与龌龊的勾当，”兹维亚金温和地对某个人许诺道。“我会用双脚把你踩在地上，化为尘土！懂吗？”

他的面部表情从容平静，精神专注，犹如舵轮上的舵手正瞄准航向地平线上的一点。

塔季扬娜·伊里伊尼奇娜,这位香衰色褪的淡黄发女子,在一处不算太大、却威严肃穆的住所里接待他。这位什么福都享过的太太的住所半是办公室,半是太太客厅。

“多美的花啊!我知道近卫军,军官和彬彬有礼的君子——这是同样的人嘛。”

两个人小口品尝着法国白兰地和锡兰茶,不无戏谑地轻松交谈。二者对他们谈话的弦外之音,即虽不存在却又似乎不能排除的调情心领神会。

“多谢,”她接受了两包安眠药。“在我们这个时代,在我这个年龄,只有上佳的安眠药,才能保障充足的睡眠。”

兹维亚金对她恭维了一番。

“那么我应该怎样回报你呢?”女主人询问道,她的口气表达到谙熟当今世界赌博规则而能常胜不败的强人分量。

“以前我是中尉的时候,”兹维亚金说,“由于年轻,说话不知克制,曾陷入了倒霉的麻烦之中。”

“那是在什么地方,什么时候?”塔季扬娜·伊里伊尼奇娜急忙地问。

“你们部门有个人还给予我极大的帮助。”

“我可不知道国家安全部门的事情。”

“前不久,我在报上偶然看见他的姓名,而且是从反面写他的。”

“现在,还有谁正面肯定克格勃呢。”

“既然根据自己的性格,我不喜欢那种踢死狮子的狗……”

“这是一个正派军官特有的品格。”

“……我倒想现在去谢谢这个人,他已经是个退休的老人了,我要谢谢他的善行。别让他认为大家都是败类。我不喜欢

和某些人混在一起。”

“我知道您很任性……”塔季扬娜·伊里伊尼奇娜眯缝着眼睛说。

“任何没有干到底的事情我都不喜欢，”兹维亚金回答。

“一个人只抱有希望，而不付诸行动，他就会生瘟疫。您知道这是谁说的吗？威廉·布莱克。”

“您在教育我呀。”

“他姓什么？”

“当时他姓赫瓦特。”

她的眉毛颤动了一下。

“显而易见，他的军衔是上校或中校。”

“现在知道他有很多不体面的事。如果报上写的属实，甚至还有不少犯罪行为。”

“这与我可不相干！”

他们喝完了茶。她点燃一支精致的美国香烟吸起来。

“可是，我既不做干部工作，又不做档案工作呀，亲爱的列昂尼德·鲍里索维奇。”

“请原谅，如果这事办不成，那就取消这个计划。”

“哼……没有完全不可能的事。”

兹维亚金移开似乎陷入沉思的目光，扭过脸来，形成一个最佳缩影，正好突出表现他的清晰轮廓，方方的下巴，闪着铜绿光采的冷峻的双目。

“您真像是一个好莱坞影片男主角。我恨不得要狂热地爱上……可是和您却又毫无希望。”

她挥了挥手，抛洒一串笑声。

“您不着急吧？请到酒吧取出那一瓶来。您的要求嘛——

真是太荒唐了，我会要求处里函询此事。你听我说，兹维亚金，”她改称对方为你，盯着兹维亚金，目光坦诚直率，毫不掩饰，“你喜欢我吗？”

兹维亚金发出清脆响亮的哼唧声，还把高脚杯弄得叮叮当当响。

“长尾狗想和大象恋爱，正在那个时候，她失败了。”他走出门时，回忆起一个儿童笑话，“还有一个笑话：一个穿大褂的小伙子问一位太太，怎么这也不见效呢；得啦，那您确实需要大夫了；可我们是什么人呢？是一队油漆工、粉刷工，我们得干活呀……无论如何，你不能不去争取正义的胜利嘛。”他自我挖苦了一番。第二个问题的解决要简单得多，况且在我们的时代，解决这样的问题也没有什么特殊的麻烦。

萨沙是一个有很高文化修养的瘦削的年轻人。他笑容满面地迎接兹维亚金，并伸出纤细的小手，与之握手。萨沙的手如同被空手道拳手的老虎钳夹住一样，而兹维亚金还使劲地握，满意而痛快地说了一阵子话。

“这是妈妈刚刚烤好的大蛋糕。吃大蛋糕本是她的嗜好。可是现在要满足她的这个嗜好越来越难了。”他很爱说话，也很友好地把糖撒在大蛋糕上。“您知道什么是‘戈尔巴乔夫’大蛋糕吗？也就是拿破仑大蛋糕呀，只是没有鸡蛋，没₁糖，没有黄油，没有面粉罢了。您看怎么着，咱们是在厨房里还是在我的房间里坐一会儿呢？”

他们在萨沙的卧室里坐下。这是一个四四方方的房间，满屋是书呀什么的，东西不少。

“你说过可能干点什么事。”

“什么方面？”

“危急时刻用的。”

“啊，您说吧，对什么感兴趣？”

“依旧还是什么都有吗？”

“咳，您知道，要榴弹炮我不能担保；但是反坦克火箭筒嘛，我说——可以努力争取。”

“得啦，这就过分了。”兹维亚金接着说，“最好是简便好用、小巧玲珑的。”

“譬如，马卡罗夫型的大概行吧？这样的能弄到。”

“还有更简便好使的吗？”

“嘿，我想运动手枪不会合您的意吧？”

“想要好一些，正经一点的。”

“嗯，那咱们确定下来您要的家伙：那就是袖珍手枪了，小巧玲珑、正经好货，不会产生多余的后果。子弹要得多吗？”

“一夹子弹足够了。”

“那就是说，这个问题解决了。最好是您吃蛋糕吧，咖啡凉了……您稍等，我马上煮新的。”

“不必了，我特别爱喝凉的。”

“那么我想，‘别列塔’型对您完全合适，或者性能类似的别的什么型也合适。”

“也许合适。”

“口径是6.35毫米，响声不大，初速度棒极了，外形尺寸和整个重量都很合适，典型的式样，文献中也一致认为是典型的。”

“一定合适。”

“好吧。最急多少时间要？”

兹维亚金耸耸双肩：“我们的现实生活中，对‘何时应该做

完?’这个问题的一般答案是‘昨天’。”

“可是，我们这里现在不是社会主义经济。正经地说呢？”

“一周以内你能办到吗？”

“没有把握。我保证在三周内做成此事，也可能会提前。您要知道，准确地说，我本人并不干这种事，只是帮帮朋友的忙。而干这种事情的那个人是我中学时的朋友，是在一个院里长大的，不知怎么地一直保持着老的关系。他总是能满足我的愿望，还老是自己主动提出为我做事。他现在出门在外，等他一回来，我马上和他联系。您知道吗？现在的列宁格勒就是一个转动站。亚美尼亚战士需要的武器，就是通过这个转运站得到的。所以吗有可能搞到一切武器，但不一定经常如此。对啦，要是谈到价钱，我总会乐意助您一臂之力，帮您说话的。”

“多少？”

“现在‘乌济’型手枪子弹每发 7.5 卢布，卡拉什尼科夫手枪子弹每发 5 卢布。这是我想的……因为子弹很难弄到。如果是一种小型手枪子弹，那要便宜些。但是，有一夹子弹您就够了，那就得是一种绝对可靠的才行。您看这样合适吗？”

“完全合适。不过，应该检验一下。”

“那是自然啦，质量嘛——一定得检查。”

“我想，‘别列塔’枪的子弹有的地方是 1.5—2.5 卢布一发。而任何一种不再生产的、仍然完全能用的子弹，例如勃朗宁 2 号、3 号子弹，或者是藻埃尔型的，或者别的什么子弹，偶尔是成梭子地出手；至于‘乌济’手枪子弹，现在的价格是 50 卢布一发。”

“那咱们就这样定下了。”

“只要货一到，我马上给您打电话。”

在兹维亚金的家里，尽管他一如既往，满怀善意，镇静泰然，不知是他自身产生的生物电流，还是犹如潜水艇的潜水镜一般的双目深处流露出的抑郁的战斗微笑，大家还是觉察出有些异样。

“好像是现实靠近你了。”妻子不无嘲讽意味地笑着表示赞许道。

“不，是我一定要接近现实。”兹维亚金许诺道。

晚上，他从阁楼上取下两个匣子。匣子里全是照片，是全家的档案。于是，一家三口一张接一张地欣赏发黄了的传家宝似的照片；正是这些照片反映出兹维亚金迁徙不定的生活经历。

“哎哟，爸爸，好爸爸！你当年是一个身材多么匀称挺秀的年轻中尉呀，简直让女中学生们羡慕死了。”

兹维亚金把一张自己身穿普通少校制服的照片放在衣兜里。“没错，领章是陆战队的，本来也可能是其他任何兵种的。原来只想找一个优秀的艺术家……后来想，与其找个写生画家，不如找个需要的人。咳，忽然一下子变成了伊里尼奇娜。实在是不要难为人了，她也成了一匹老战马了……”

“现在，跛子们，前进——！”他以军官特有的粗犷声发出口令。

“啊？！”妻子吃惊地跳了起来。

女儿哈哈大笑，看看表，走向洗漱间。

老战马首先行动起来，获得了重要情报：

“别列兹尼茨基·雅科夫·季莫费耶维奇，出生年份：1918年；居住地：莫斯科库图佐夫大街84号楼19号；电话243-48-70；离休……”

“列昂尼德·鲍里索维奇吗？”话筒里传来一个非常美妙动

听的男高音。“喂，我有好像是您所需要的东西。所以嘛，您在方便的时候来吧。最好别耽搁。”

我为什么要耽搁呢？！

兹维亚金打开便条本，在一周的工作日中选定一天。

……他从“红色火箭”客车的车厢走出来。因为休息得好，他这个出差人精神愉快，从容镇定，周围的莫斯科行人，个个神色忧郁，匆匆来去。

顾客已经在约定地点等着。这一点他已经知道。昨天，他进行最后一次 X 光透视摄像时，他们诊疗所挂号处一个声音柔和的女人，很感兴趣地向别列兹尼茨基打电话询问什么来着，他当然知道这个情况了。

他在信托商店买个一次性使用的手提包，装了些不值钱的破东西，寄存起来。然后进入地铁，前往库图佐夫大街。他沿着大街的另一边，走过了要找的大楼，估量一番停车场上汽车的位置，接着驶向雅辛涅沃；直到找到了他所需要的那圈着篱笆的工地，在那儿闲逛了一会儿；他记下路标，回到市中心，临时抓到一个搞沾人游戏的私营者，吩咐这个人到他刚刚沿库图佐夫大街走过的那个地方，而他本人对照着莫斯科地图查对一番，确定了路线。

在“麦当劳”风味大众快餐厅吃过午饭，他就到电影院去消磨时间。兹维亚金坐在电影院里，全身的神经都停止了活动。

天色昏暗的时候，他回到列宁格勒车站，取出手提包。在盥洗室，他将自己略作间谍特务那样的化装：粘上黑黑的小胡子，戴好乌黑的假发，又戴上一顶鸭舌帽走了出去。

出租汽车停车场上人群骚动，可是旁边的出租汽车司机却不慌不忙。兹维亚金打手势叫车，一个司机摇下玻璃窗眼皮不

抬。

“去哪儿？”很不友好，冷漠无情地问。

“舍列梅季耶沃2号。”兹维亚金同样冷漠无情地回答。

“五十戈比。”司机说。

“知道。”兹维亚金又抛出两个字。

“上车吧。”

“开车。”抛在我身后的最后一句话永远都是我说，显得毫无理性。我给你瞧瞧五十戈比的硬币，我给你放到一个地方，就连显微外科手术研究所也找不到。

司机漫不经心地抽起“Malboro”(万宝路)来。

“你会毁掉健康的。”兹维亚金不敬地说，对别人这种可怜的生活上的奢侈表示不满，还打开通风小窗，让风吹进来。

“透风。”司机说。

“我付给你钱，”兹维亚金说。“先到列宁格勒市场停一会儿，买些东西。我指给你大楼地点。”

“停车要单独付费。”

“那是当然啦。”兹维亚金说。

在红军大街上，他指着一座靠近的大楼，吩咐停在大门口：

“马上打开行李箱。”

两分钟过后，周围的气氛均已完全适应，灯光也不太亮，还闻到一股尿味。

“喂，朋友，”他慌慌张张地走出来，“我找的人不在家，请帮忙抬电视机……一个人怎么也搬不了，时间也比较紧。”

“什么样的电视机？行李箱里放不下。”

“放得下！怎么会放不下呢？”兹维亚金深信不疑地说道。

“日本的电视机，没多大，就是不好搬。”